

# 白杨树和薰衣草

张凌云

在新疆，随处可见的树木，是白杨。在伊犁，随处可见的树木，还是白杨。白杨树，是大西北无处不在的影子。

来新疆之前，我对白杨的印象，仅仅停留在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上，它不惧贫瘠，不怕风沙，耐旱耐碱，昂然傲立，代表着北方农民，以及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是一种可亲而可贵的树种。

当然，这篇短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在烽火硝烟的岁月里，白杨树象征的，是一个民族站立的精神。因此不免会想，也许是托物言志吧，而白杨树，未必真有那么伟大。

但是，真正来到了广袤的大西北之后，我才的确为白杨树的品格所震撼。

无论繁华的都市街头，光秃的天山脚下，浩瀚的沙漠边缘，岑寂的荒原深处，见到的最多树木就是白杨，而非想象中占据主角的新疆胡杨。当你的心随

着单调的视野逐渐变得荒芜时，眼前突然一亮，黄褐色的大地上矗立起一片令人欣喜的绿色，不用说，那一定是白杨。

白杨树无处不在，代表着这片辽阔国土的铮铮铁骨和巍巍期望，照得见一棵桀骜不屈的生命灵魂。任何一棵白杨树，都长得尽量往高空延伸，更令人欣赏的是，它的树叶不像一般树木往两侧随意蔓延，形成较大的树冠，而似乎遵守了某种铁的纪律，与树干呈几乎30度的夹角向上生长，一簇簇，一丛丛，就像一支巨笔，或是一根旗杆，擎举着对崇高和卓越的向往。

在新疆之行的终点，我对白杨树这种滔滔江水般的景仰达到了高潮。因为，伊宁是白杨之乡。

乡间路边，不时可见哈萨克族老乡赶着牛羊，慢慢踱行在白杨树林下，映

在夕阳的背景里，恰是一幅绝美的乡居图。在下榻的宾馆附近，白杨树粗壮得几乎抱不过来，这是新疆其他任何城市都没见到的风景。也是在伊宁，我进一步认识了白杨，初生的白杨树干呈普通的棕褐色，且粗糙不平，但越长越壮后，树皮从根部起就变得光滑，颜色也呈白色，也许，这就是何以称为白杨的由来。

伊宁的另一植物象征，是薰衣草。薰衣草，印象中来自欧洲，却没想到，伊宁拥有中国一片最大的紫色。

据了解，伊犁河谷的薰衣草种植面积占全国之首，总面积达2万余亩。从欧洲引进的舶来品，已在华夏大地的西域边缘落地生根。

伊宁街头，随处可见各种薰衣草的专卖店。其中最著名的两个牌子，是伊帕尔罕和解忧公主。每一个牌子都连系

着一个动人的传说，薰衣草的产品，既有各种精油，也有简单加工后的香料。

向来不喜欢购物的我，这次却是例外。与同行们一起，买了几瓶精油和几大包香料，准备回去将其拆分，装进小袋，放置房间和床头。带着迷人芳香的薰衣草，不仅可起到安神静脑的作用，而且，可以联想到远古的文明，优美的传说，以及一颗坦荡从容的心灵。

如今，一旦感到累了，只要走进放置薰衣草的家中一角，胸中顿时充盈着从未有过的安宁。当然，也会联想到遥远的伊宁，遥远的新疆，那瑰丽的自然美景。

白杨树，抒写的是一种阳刚的美，薰衣草，流淌的是一颗温柔的心。白杨树和薰衣草，从不同的侧面镌刻了伊宁这座城市的内核，也诠释了新疆以及整个大西北的雄奇和壮丽。

# 雅室

张正

那个人家的车库弄得真好看！妻子回来告诉我。哪家呀？我问。就是门口长花的。哦，妻子说的那家，我知道呢。小区里的人，只要从她家车库门口经过，很少有不被吸引扭头多看两眼的。

她家车库门口，不仅只放花盆长花，而是花了银子精心设计。门口的空地比较大，她用一米来高的防腐木条，上端尖尖的那种，沿着门口，围了一圈两三尺深的木篱笆，正对车库门的这边，设计了一道对开的木栅栏门。门的上方，又架设了拱形的门廊，门廊两侧，大花盆里养的，既有茶藤，又有凌霄，一到季节，门廊成了花廊，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沿着两侧的木篱笆，摆放了许多品种的花，有常见的绿萝、吊兰、玉兰、金桔、木芙蓉、杜鹃、仙人掌等，也有不常见的我叫不出名的。它们中攀藤的，顺着木条往上爬；不枝不蔓的，也紧靠木条，可着劲儿开花吐芳。因为花的品种丰富，四季都有花开，她家车库门口，渐渐形成一个花香缭绕、五彩缤纷的特殊小环境，有闲人专程站下看花，更多了蜜蜂和蝴蝶在门口翩跹起舞。

我见过这家车库的女主人，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子，长相清瘦，眼圈有点黑，那天，她恰好穿了一件红夹袄，如一株傲然开放的丹顶红。

妻子赞叹她家车库真好看时，正是她家的花儿开放最肆意的季节。

人家有闲情。我说。我们家也有车库，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车库也弄成那样？又花不了几个钱。妻子说。

你没看见，人家是女的在忙吗？我推脱责任说，你有那个雅兴和时间？我们一日三餐都不能按时忙到嘴，哪还有闲情逸致养那么多花

没想到，我随便说说的这几句话，刺激了妻子。这有什么难的？你是不是总觉得人家老婆好，自己家老婆既懒又俗？

这是我一厢情愿能决定的？发现妻子不是开玩笑，我不敢再多说。话说到这个份上，离抬杠、吵架不远了。

一连几天，妻子果然频频跑花木市场，又上网查各种花架的价格。手机上，她通过微信接连发来几幅图片给我看，问这种花开得怎样，这款花架好看不好看。我总是半天才懒懒地回她一句：还好吧。

随她意。她有兴趣弄，未尝不是一件美事。把车库打理得四季如春，花香四溢，没有什么不好。真要成了那个样子，坐在里面喝茶、看看书，多雅致。所谓的雅室，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热情澎湃了几天，妻子却连一株花、一根花架材料也没买回，也不再跟我提装饰车库的话题。这回轮到我不耐烦了，问她：

你的伟大计划实施到什么地步了？什么伟大计划？妻子似乎忘了这段时间和我反复讨论，甚至还发生过争执的工程。

车库门口的花呀，我提醒她。算了，不弄了。妻子说。为什么？我奇怪。

你没看见吗？妻子声音提高了八度，那家车库弄得那么好看，天天几个女的坐在里面打麻将，大煞风景，花都长糟了，我怎么可能没看见。

经妻子一挑明，我也对计划中的工程没了兴趣。雅室，也许跟花、跟装饰的风格和档次真的无关。雅，主要看人。

# 父爱

贾文华

自行车

一圈又一圈，一程又一程。好比倔强的老黄牛，自打跨出家门，一门心思朝前躬。把我从春驮到秋。

一轮又一轮，一轴又一轴。亦如前后轱辘的大纺车，缠着岁月，裹着尘土，卷着乡愁。

收起有限的光阴，放出无限的前途。把我自幼年的懵懂，载入如歌的锦绣。

启蒙

连环画有多少篇幅，童年的晴空，就有多少窗口。那个世界，给予我云朵、季风、彩虹。

那个年代，父亲时常公出。行囊多重，都会买一些小书。我家餐桌清贫依旧，书桌上读物却日渐丰厚。

沉浸在微妙的启蒙里，我在书海中尽情畅游。父亲，仍在远方奔走。多年后，眼前尽是万水千山铺就的绿洲。

微笑

我在初次生病的小医院，记住了父亲的微笑。遇见护士点头，碰到医生弯腰；与清洁工照面，他也由衷地微笑。之前，我额头高烧得像块烙铁，父亲背我，奔波了五公里土道。多亏入院及时。

一管青霉素，融入我血脉；两滴牵挂泪，悬在他眼角。病魔终于逃遁。父亲的眉梢，一下子绽开孩子似的微笑。那一刻，仿佛全世界的病都好了。

熏陶

父亲坚信，书中自有永恒的大爱。每逢周日，他都带我到新华书店。观赏秩序井然的购书场面，阅读琳琅满目的封底、封面，聆听他纯正的男低音，将画外之弦，弹拨成硝烟里的泪水，凝眸中的小山。

置身于书卷的长天，我从童年的纯净，步入少年的梦想；我自青年的奋发，抵达中年的坦然。身后的呼唤，早已渐行渐远。

小食品

圆溜溜的光头饼，细嫩嫩的长白糕，被半张黄纸麻溜儿一裹，被手搓的纸绳巧妙一系，一对袖珍行李，像悬在柜台上的杂技。父亲，小心翼翼揣进布衣。

这两包我梦中都念叨的小食品，唤父亲赶路从星夜到晨曦。

小圆桌

每次返乡，我都专门赶回那间小屋，探望。你还好。只是桌面中间裂了缝儿，像一条不能合拢的悬崖。你陪我写了十年诗歌，你陪父亲望了三十年星空。你最懂我胳膊肘的酸。你知道我与父亲的仰视，没有可比性。

糊窗缝

平时，父亲把剪报攒下来的边角料，全都捋顺，捆系好。深秋，拿它们糊窗缝。报纸中精选的篇章，总是久久珍藏；报纸留白的边角，为家人挡风。

# 在梦想那边

（外一首）

韦联成

雪山和草甸在梦想那边  
 乌兰草的芬芳在岩石上，在睡梦中  
 而你已醒来，阳光不远  
 小酒馆倚靠在一边，没有风吹过栅栏

而我是旅客。内心像一个世界  
 站在高处，风中吹来草木的气息  
 那远山，那马匹，那铁线草上  
 辽阔的星空。比梦想干净

风中读诗的男孩，怀抱忧伤  
 内心孤独得像一面镜子  
 他的前方，有暮色有远方  
 他的幸福，比一朵野花更多

而我在窗边。看草甸上  
 返青的苔藓和黄昏垂落的梯子  
 而你在人群中歌唱，滚动的车辙声  
 高出人影一寸。落日又偏西

除了寂静  
 寂静，除了寂静没有别的  
 一块石头与另一块石头对话  
 拥抱在一起。我确信  
 它们的语言是一簇盛开的马兰

喧哗，石缝间蔓生的杂草  
 破旧的马车将云彩运往天边  
 那落日的悲歌又把金子般的岁月  
 抖落在大地尽头

苍茫，除了苍茫  
 远山的草色铺向未知的远方  
 石壁上滚落两行清泪  
 风吹草长，羊群在梦境中走失

哦，暮色越来越深  
 在灯火相继熄灭的地方  
 马齿间的乡村民谣愈加嘹亮  
 那人，骑着瘦马一路追赶春天

河水浅了

河水浅了，抱不住一棵树

石子更浅，抱不住一滴水

麦地抱着岸，静静地等

一场小南风儿吹过

麦熟一晌

零星的行人，望着对岸

一条菜花蛇在麦芒上起舞

这是人群渴求人群的季节

脚印抱着脚印。试探着

从哪儿，更适合开镰

小满：致麦地

我不怨你小小的不满。

要怨，你就怨南归的燕子吧

他谢世于一年之始，一月

死亡的静寂

一场迟到的雪

混在初春的冻雨里

就有了与悲伤相等的重量。

落地成冰。冰化了

生疮。

疮不结疤：流脓、痒、淌血

我用草木灰，驴马粪

混合碎柴屑

天天抹擦你的头皮

直到从火焰里

提取最后一丝灰烬。

伤口，终究还是裸露了

你终究还是：秆稀、叶细、茎短

清谷夏满。

是的，你忘了疼

而疤未愈。

再为你编两条漂亮的辫子吧

暂掩你头上的癞子

但遮不住

穗瘦芒长。长长的，扎着你，愈加蜡黄

的脸

蝴蝶却在忙着

幼时瓢虫向成年过渡，需分解

挣脱，自己的旧乐器

蜕一层，响一层

# 夏季村庄

（组诗）

张凡修

蝴蝶却在忙着

被吹奏

同样都有斑点

同样头盖骨闪亮

这乐器，是身上多余的器官

当斑点粘牢笛孔

叶片、草丛轻松多了

两侧的音乐 自尽头而来

蝴蝶却在忙着

拆洗、晾晒。折叠时

也在听

汹涌

草和苗的目标是一致的

苗稍稍迟疑，草就会闻风跑来

草不像苗，能被宠着

草不挑剔土地的肥瘦而苗太娇贵

一直没高出它身边的草

苗的内心也有光芒，一次次被草遮掩

苗的光芒，只有我

一个人，看得见

草和苗一起汹涌

为草送行。我必须

把手里的大锄头换成小锄头

才可以一再剔除。一场雨后

草又楞楞实实在在地长

这让我，蹲在地里恍惚

小锄头是单刃的，不像我刮脸的刀片

锋利的、寒冷的、潮湿的

这一面钝了，还可以用另一面

一如万物的位移，来自我们内心偶尔

的呢喃

而荒芜，总是从一头汹涌

陌生的翅膀

灌木丛又长高了许多

除非我们听不见

总有一种异样的默契

将我们的听觉拉低

一群叫不出名字的翅膀

收拢起荒芜的坟头

仿佛村里那些逝去的人

清晰的呼唤

一片忧伤旋转起来

即使我们认不出暗藏的生机

在这寂静的中午

我们不单单为了辨认

公开的或隐藏的敌人

叛徒、亲人、朋友

其实

当我们自己也长高了许多

我们的视线

一下子，就会熟悉天空

无从

大雨使经过的事物

获得两种对立的极端

天地滂沱。看不到远处，就不急着去看

渐渐地平息下来

一些多肉植物愈发膨胀

也更灰暗

迎面走来背蓑草的蓑衣人

他所看到的，我也看到

使障眼法的人有好手艺

从很高的地方下来

洗过后的天空，终究还是那颜色

前后皆暗夜，有苍苍参照的黑

灌木丛

那年我六岁，爷爷积攒了足够新鲜的枝条

纤长、柔韧、通直

成捆地切成洋葱状的截面

扦插、密植、栽培、繁衍

一个人，为看一群人

爷爷在坑边沟沿荒坡细密的阴影里钻进

钻出

神秘，又如此模糊

我与爷爷一起，感受着生命的蓬勃

插哪哪活

耐寒、耐病、耐旱、耐盐碱

现在，我孙子也六岁

身上一闪

钻进，灌木丛里

蜜蜂 李陶 摄